

洛克与女性的关系,是敏感而费解的部分。这本书在多处谈到洛克与不同女性,用墨不多,却丝丝入扣。

博物学家洛克的红颜知己

■刘华杰

其次是关于洛克个人生活的资料大多在博物馆和档案馆中,普通人很难获取。因此,民间流传关于洛克的许多说法不可考证。

借着这本洛克传记,我可以谈的事情非常多,几乎可以写一本小书。我还是八卦一点,谈谈洛克身边的女人吧。

洛克与女性的关系,是敏感而费解的部分。这本书在多处谈到洛克与不同女性,用墨不多,却丝丝入扣。

在一般性的描述中,洛克终生未婚。洛克在小本中曾写道:“单身汉就是连一次都不犯结婚这样的错误的男人!”不过,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洛克对性、对女人、对单身的态度。“他交往的女性中也有几位令他尊敬的、合得来的,可是这些女子对他往往都不会在情感上产生任何伤害,比如他的女性朋友往往是传教士或是朋友的太太,而她们会如同母亲或姐妹般关照他……洛克讲述的有关中国的故事,由暴力和男子汉的气概点缀着,更增加了他在女性眼中的魅力。”

洛克有时也假正经。1932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招待洛克,把他请到上海著名的玫瑰坊消遣,夜店美女的作陪令洛克很不快,为此洛克在日记中抱怨了上千言。作为女性的萨顿也认为洛克有些反常。

洛克生活中有没有关系好的异性?除了传说外,可以确认的至少有一位。书中在谈到洛克与洛伊·马克斯1936年在北平相见时写道:“洛伊·马克斯是一位极佳的旅伴,她聪慧敏锐、活力四射,并对周围所有的事物充满好奇,和她在一起的游历,洛克一点都不厌倦……”

我在夏威夷访问洛克遗嘱执行人韦西奇时见到洛克的一个精致的手提箱,把手上挂着一个行李签,上面有洛克清秀的字迹:“夏威夷檀香山老帕利路3860号洛克博士。”为什么是这个地址,这是洛克的家吗?

洛克去世第二天,夏威夷的本地报纸《檀香山

波利在这里学习了各种之前只能在电影上看到的少林武功,并逐渐熟悉中国社会的各项规则。

美国小伙圆了少林梦

■郑渝川

问题。在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交谈时,他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的中国人对建设市场经济、加快改革开放的憧憬和希望,当然也有些不知所措的茫然感。

波利随后起程前往河南郑州,再转向登封。相比北京,当时的河南呈现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超出了作为美国公民的波利的最初想象。少林寺在当时已经成为旅游热点,但开发无序,大量的少林功夫学校扎堆在寺院周边。

这一年,波利误打误撞成为少林寺的少林武术中心的一位外籍学员。他在这里学习了各种之前只能在电影上看到的少林武功,并逐渐熟悉中国社会的各项规则。事实上,他也成为了美国文化和社会信息在中国的传播者,要向少林武术中心的师父和其他学员们澄清人们通过美国电影了解到的美国。这也是一个充满了趣味性、轻微级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过程,特别是少林师父和学员多为河南当地人,普通话水平并不尽如人意,因而常导致双方出现说与听的误会。比如,1992年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战胜老布什,有人第一时间跑来向波利报告这个消息,

息,因为克林顿在当时还不为中国人所了解,所以波利听到的是“不是不是(布什)”,因而立即陷入困惑。波利的第一反应是,美国遇到了“没有总统”的事情,已经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政府垮台了……

波利很快就意识到,少林寺对外传授和展示的,并非原版的古少林武术,而是在加入了大量的展示性、看上去“很好看”的武术。但她仍然需要超乎常人想象的艰苦训练。波利在两年的培训期内,熬过了始料未及的重压。培训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被指派代表少林寺与来自天津的一位上门“踢馆”的民间武术大师对决,击败了对方,也因此被引荐给即将成为少林寺掌门人的释永信。波利成为了释永信收下的第一位美国籍弟子。

而《少林很忙》一书,正是叙述了波利1992~1993年的中国行、少林寺之旅的全过程。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今天的中国读者认知了解当代的少林文化、少林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带有极强趣味性和翔实细节的版本,重现了20年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形态以及当时的国人心态。

《不可避免的碰撞》(Inevitable Collision),托里·威廉姆斯(Tory Williams)著,Mary Ann Liebert Inc.2014年9月出版

2010年9月25日,托里·威廉姆斯接到一个可怕的消息,她21岁的朋友艾奇遭遇车祸。虽然后来经过彻底治疗,但是,仍然从胸部以下瘫痪。医生从艾奇逝整体的身体状况进行分析判断,认为他是使用含胚胎干细胞新药物进行临床试验的合适人选,使用这种新药物可以使得他体内再生脊髓组织。这是首次用人体进行临床试验的医疗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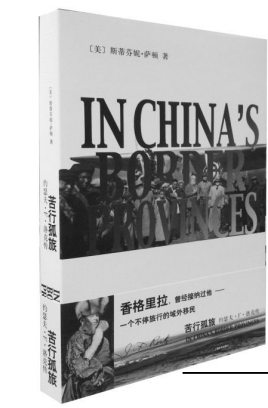
这也是托里历经长时间横跨全美艰苦努力的结果,为获得政府对这次临床试验的文件审批,她费尽心机让有关部门领导理解这项技术,并获得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实验经费。

在此过程中,作者深切地体会到美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本书记录下这一过程。书中详细讲述了患者的主张和看法,资金提供者和政治盟友罗曼·里德在这次重要的新技术试验中的言行。作者本人还坚持不懈地向公众进行宣讲,提升他们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认识 and 知识。

作者是一个年仅36岁的非营利组织执行女董事,她曾经担任《阿拉巴马生活》(Alabama Living)杂志主编。在过去的数年时间内,托里一直是新医疗技术研究的支撑者和拥护者。因为她本人亲属中的疾病困扰,托里亲身体会到某些重大的医学研究进展遭遇到经费短缺的困扰以及公众对再生医学知识和认识的匮乏问题。

托里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材料,采访了有关人员,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内幕和细节。在采访过程中,她感觉到,政治力量和保守势力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

2012年11月,托里得到最好朋友,干细胞研究支持者罗门·里德的资助,于2013年成立了阿拉巴马医学院(Alabama Institute of Medicine),这本书所有的稿费捐赠给该校的研究团队。(栏目主持:李光大)



《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 [美] 斯蒂芬妮·萨顿著,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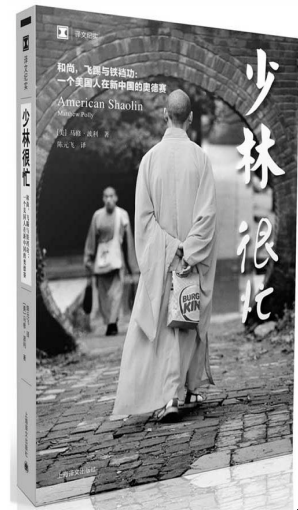
美国作家斯蒂芬妮·萨顿所著《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是到目前为止最系统最有趣地讲述博物学家洛克的专著。英文版39年前就已面世,但长期没有中译本。2013年李若虹博士终于将这部叙事生动、信息量巨大的传记译成中文。

为写这部书,萨顿女士以极专业、敬业的精神阅读了大量洛克日记,走访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了解洛克的人。遗憾的是,她想到云南进一步了解洛克生活过的地方,申请中国签证,在那个不开放的年代被拒。

如今洛克是世界名人,许多领域的学者甚至一般游客都关心他。在云南丽江几乎人人知道这个洋人。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洛克使得丽江迅速被全世界知晓。

没上过大学的洛克,身后博得多种头衔,如植物学家、探险家、纳西学者、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摄影师等,不过,较准确而概括的提法是博物学家。洛克最主要的成就有两项:一是对夏威夷本土植物的研究;另一个是对纳西语言、宗教的研究。前者是在夏威夷做的,后者是在中国云南做的。

洛克才华横溢,媒体显示度也相当大,但想理解其个性并不容易。首先是洛克在公开场合刻意打扮自己,让人猜不透他的底细、背景。



《少林很忙》, [美]马修·波利著,陈元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中国少年有“武林梦”“侠客梦”,也有不少美国年轻人会生发出“少林梦”。1992年,21岁的美国青年马修·波利办理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请假手续,来到中国,追寻他所想要的少林梦。他为此已经学习了三年的中文普通话。

波利首先来到了北京。1992年的中国首都,外国人并不十分罕见,但很难见到能把普通话说说得相当标准的外国人。波利因而频频地被热情的北京市民问到,是不是加拿大人,跟“大山”是不是亲戚等

域外书情

《葡萄酒的学问:从葡萄树到酒杯》(The Science of Wine: From Vine to Glass),杰米·古德(Jamie Goode)著,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年4月出版

本书展示了世界范围内的葡萄酒重要的和颇具争议的发展趋势以及科学和技术成果对葡萄生长过程和酿酒过程的影响。

书中详细地讲解了葡萄树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学知识,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地有关的实用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科学技术对葡萄酒的质量、味道和感觉的影响。这是一部目前唯一资料齐全、知识丰富的葡萄酒酿造专业书籍。书中还详尽地讨论了广受争议的一些题目,比如土壤条件、生物动力学、葡萄酒的自然生产过程、气候变化对葡萄生长的潜在影响、葡萄酒对健康的好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关于葡萄酒的知识。

《纽约时报》评论:“漫长的酿酒过程是凭直觉无法判断和理解的复杂过程。所幸的是,杰米·古德的《葡萄酒的学问:从葡萄树到酒杯》向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杰米·古德拥有植物生物学博士学位,《周日快报》“葡萄酒”专栏作家,也是广受尊重的葡萄酒科学著作的作者。他的书《葡萄酒的科学:酿酒科学》荣获《格兰菲迪葡萄酒年报》奖。

《声音之书:声波科学世界奇迹》(The Sound Book: The Science of the Sonic Wonders of the World),特雷弗·考克斯(Trevor Cox)著,W. W. Norton & Company 2014年2月出版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一本揭示人类日常生活中声音产生的原因的关于声波科学的书。

作者特雷弗·考克斯是著名的教学场所和音乐厅的设计工程师,同时也是敏感而多才的声音猎手。他的设计工作主要是消除奇异声音和人类不喜欢的声响。在一次伦敦排水沟里,他感知到各种奇异独特的人类世界之外的声音:破裂的冰川、嗡嗡低语的画

60

1954~2014
科学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

科普篇

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学习科学技术成为风行全国的热潮。但是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学习材料十分匮乏。科学出版社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出版优秀科技作品的责任,形成新中国科普出版的第一个高峰,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时至今日,这些科普著作仍是公认的经典,很多科学工作者感叹,当年是因为读了科学出版社的科普图书而立志走上了科学道路。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多个系列科普图书,合计品种超过1000个,获得各界好评。

科学出版社始终秉承“三高三严”的传统作风,在历次重大事件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普出版风格,如2003年SARS、2008年奥运会、汶川地震、日本核泄漏等,都有相应的科普书出版。

除了传统的大众科普,科学出版社还特别重视面向决策层的科普,如“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该系列报告自1997年开始发布以来,成为国内唯一连续出版的科技发展总览性质的年度报告,是众多两会代表委员的重要提案参考,也是各级管理决策者的科技进展参考资料。

——编者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文革”结束不久,在文化的重建上,一方面,是可用图书资源的极其缺乏,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于为数不多的新出版读物的那种几乎是饥不择食的热情。就前一方面,可以举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时,我为了考研要找一本有关物理学史的书,结果遍寻之后,只在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资料室找到了一本油印的讲义。更不用说当时正式出版的优秀科普读物是多么珍稀。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科学出版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一批科普图书,而且是颇为优秀的精品级的科普图书,对于当时那一代因刚刚恢复高考而走进大学的大学生们,产生了多么重要的文化影响。

我记得,当时我购买了伽莫夫的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和《物理世界奇遇记》,对于伽莫夫的这两本书,至今记忆犹新。其影响,也一直持续至今。

关于《从一到无穷大》,记得还是在上高等数学课的时候,一位教微积分的数学老师认真地向我们推荐了这本刚刚出版了中译本的科普名著,并对之赞不绝口,建议我们最好都能找来读一读。现在在我脑海中印象依然清晰的情景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一本科普书竟会是如此地吸引人,我

16世纪以后,中西交流渐次频繁,火器再返中国时和明初的中国火器相比已经具有明显优势。

再现西方火器重返中国的历史

■杨艳梅 刘树勇

从火器技术的发展来看,自火药发明之后的700年间,中国发明了像火枪和突火枪之类的若干种火器。正如李约瑟所说:“从最早发现火药配方到射出与内膛口径吻合的弹丸的金属管状枪的完善,这整个过程在中国演进时,其他民族对此一无所知。”后来蒙古人在长期的征战之中把火器带入他们所征服的阿拉伯和欧洲地区。一般地讲,火器传入欧洲的时间应该在13世纪中叶,或许还要晚些。然而,在50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最先发明火器的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早已无可奈何,只有挨打的份。其实,中国在近代科学及火器工业发展上的不同道路已经昭示了这一结局。

就火器的价值来看,中国人将它用于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当这种威胁被消除之后,朝廷就基本上失去了对发展火器的兴趣。而火器传入欧洲之后,欧洲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式兵器。

14世纪中叶,火器出现在欧洲战场上,虽然这些火器似乎还不能像长枪手使用的长枪那样发挥作用。然而,经过百年的发展,欧洲火器的性能得到很大的改进,使得它得以展示强大的力量,如1453年,土耳其人用火炮轰开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历史学家则将这一年作为中世纪结束的象征。这一时期的发展,使得火器的体积变小了一些,但威力却变得大了一些。

16世纪以后,中西交流渐次频繁,人们在交流中(多数并不是以和平友好的形式)发现,火器再返中国时和明初的中国火器相比已经具有明显优势。正受到内外攻击的明王朝开始重视并引进这些性能优异的火器,并组织人力来消化和发展新的战术。尹晓冬的《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就是研究西方火器引入中国的历史。当然所侧重的是技术内容,所限制的时间段为16~17世纪。

16~17世纪是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并直至被颠覆的年代。在16世纪上半叶,倭寇劫掠于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军队缴获的战利品中就有“佛郎机”。嘉靖皇帝下令组织仿制,并装备在水师的舰船上。为此,中国人掀起了将中西火器进行技术融合的热潮。

几乎就像是在读侦探小说一般,在一个晚上就手不释卷地一口气将此书匆匆地读了一遍。当然,对于这样一本好读而且引人入胜的书,只读一遍显然是不够的,甚至于许多地方还看不懂,于是后来又读过几遍。

也许是因为当时可以得到的书籍太贫乏,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读到优秀科普著作带来的兴奋感太强烈,至今,我仍然以为《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书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本科普书。不过,除去个人色彩,这本书无论从作者的身份、背景来说,还是从其自身的水准来说,在诸多的科普著作中,可以说是超一流的,译者的文笔也颇为流畅,极有文采。

伽莫夫的另一本书《物理世界奇遇记》,阅读的状态与感觉也与此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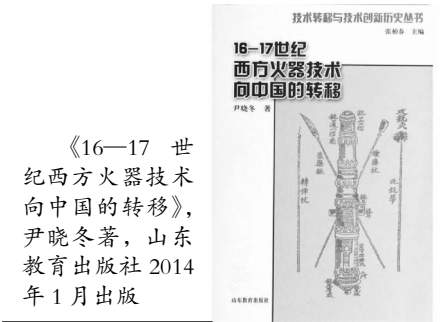
也正是由此,开始了我对于这类科普书,或者也可以用今天的某种形容这类高端科普的另一个概念,即科学文化类的图书的兴趣,甚至在多年之后,相关的主题甚至成了自己教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也正是由于这种渊源,几十年后,我很高兴自己居然会有机会为科学出版社新版的《从一到无穷大》撰写序言,会为英文版的《物理世界奇遇记》写评点本。

如今,科普书的出版不再是稀有之事,出版界甚至更为关心的是众多科普图书的市场竞争问题和印数问题。以致在《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从中文初版的问世后的20多年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出版的低谷和版权等原因,除了1986年重印了区区2000册之外,竟然一直等到21世纪初才有新版译本出版。实际上,现在科普书已经远非图书中的畅销品种。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出版社能够选择这样的科普书中的精品出版,其对于一代学人的成长的影响,实在是功不可没。这些科普名著的中译本在当时恰恰成为在读物贫乏的时代的雪中送炭之作。即使考虑到因当时出版物的匮乏而使得图书印数很高,但中译本初版55万册的印数还很能说明问题。如今,问起许多在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朋友,会发现他们普遍都对这本书印象深刻,情有独钟。可以说,作为科学修养的重要滋养品,它曾经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16世纪以后,中西交流渐次频繁,火器再返中国时和明初的中国火器相比已经具有明显优势。

再现西方火器重返中国的历史

■杨艳梅 刘树勇



《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尹晓冬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在尹晓冬的书中,以两个阶段的划分为经线,具体的内容在佛郎机和鸟铳的维度上展开。

首先,作者详述了关于火器的中文文献和西文文献。在梳理文献的同时,也明确列出尚待研究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西方技术传入和中国人消化这些技术的诸多问题。这些工作是作者研究的基础,也是写作该书的前提,同时也为写好该书确定了适宜的框架。

其次,讲述西方火器的特点,同时也略述了中国宋元明时期的火器特点,还进行了比较。这部分内容向读者通俗易懂地传播了火器知识。

再次,该书的重点是火器技术。这包括西方技术的传入和中国人如何消化这些技术知识;明代两次传入的火器技术,引起中国火器技术的两次飞跃。技术分析既是该书的重点,也是难点,为此作者用力甚多,也的确需要一些学术功力。

最后,作者论述了西方弹道学的知识输入。这种弹道学的知识的确是有价值的,也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修治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无疑是孤独寂寞的。尹晓冬埋首古籍,思绪遥遥与古今中外先贤对接,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毅力;修治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需要广博的专业知识、扎实的科学素养和深厚的外语功底以及发掘、考证、诠释中外史料的深厚功力。在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中发掘、总结、评价我国在技术引进中的得失成败,从而为现实的科技政策服务,以资借鉴,这也是科技史的“有用之处”。